

# 道中千年，石上春苔

——读南翔《梅岭古道踏春来》有感

□唐秋娴 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2025级中文16班

品读南翔先生的《梅岭古道踏春来》，起初以为是一篇普通的踏春游记，却在温润如春雨般的文字中慢慢感受到千年历史在梅岭古道中的沉淀。跟随着作者的步伐，我在文字中体会到，这场踏春不仅是寻访，更是一场与山河历史的对话。

作者开头用南昌的梅岭引出惦念25年之久的位于赣粤交界的梅岭，将自然景致、历史遗迹和人文记忆编制成篇。寒风细雨中，作者踏上了梅岭古道，以“梅”为钥匙，打开了这次踏春之旅。与古人所写的梅花不同，作者笔下梅岭道边的梅花带着几分参差的生动：最早开放的梅花已花谢生叶，枝头的绿色“如万千落在枝头的粉蝶”，而有的才刚刚开放，“红白含羞，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当地友人说“赏梅的时节依天气而定，天寒则花盛”，让春景更加真实可感。

若美景是梅岭古道的衣袂，细品历

史便更见其风骨。先生每迈出一步，都能叩响一段过往。道旁那棵1400岁的“江西枫香树王”，四五人方能合围的树干、如巨石般暴露的根茎，与周围后生小辈的树丛形成强烈对比。这棵“老而弥坚”的古树，恰是古道兴衰的见证者，让人耳畔仿佛响起“千余年前车马呼啸声”。脚下的碎石路更藏着光阴的密码：那些“似圆非圆的坑道”里，圆形的马蹄印与椭圆形的拐锥孔，以物态的方式记载着2000年的商旅繁华。作者将其比作“反复皴擦的水墨”，无数人的足迹叠加在碎石之上，便晕染出跨越千年的历史长卷。

梅关之巅，是历史与地理的双重坐标。这座建于明成化十五年的关楼，虽上层已塌，仅存的关门仍透着气势。门楣上“南粤雄关”与“岭南第一关”的匾额，默默划分着赣粤两省的疆域，也见证着它曾兼具军事防御与关税征收功

能的历史。史载，清嘉庆年间，大庾岭商道课税远超武昌关，又让这“岭南第一关”多了层“最早海关”的厚重。“大庾岭”之名的由来更藏着巧合：既因汉代庾胜将军在此屯兵传播文化，又因山形似“褰庾”契合《诗经》“我庾维亿”的意象。自然与人文的缘分在此悄然交织。最令人动容的，是古道上古今的呼应与传承。作者此行，本就带着跨越25年的牵挂——从南昌到深圳，地理的迁徙从未消解他对梅岭的惦念。这种牵挂恰与古道承载的文化基因相呼应：这里曾走过“不趁青梅尝煮酒”的苏轼，走过“岭色随行棹”的汤显祖，也走过主持开凿驿道的张九龄……无数文人墨客的足迹让古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诗之路”。

下山时，作者偶遇舞龙迎春队伍，恰让历史与当下完成了温暖对接：锣鼓声中翩跹飘落的梅花，既是春的信号，也是古道生命力的延续。正如那些每年新种的梅树，虽非古木，却在延续着

梅岭的风骨；而守道人日复一日的日常维护，也让千年驿道保持着温度。

作者笔下的梅岭古道愈发清晰：它是张九龄凿山开路的远见，是苏轼南迁北归的感慨，是枫香树历经千年的坚守，更是春日里花瓣与锣鼓共舞的生机。这条连接赣粤的古道，早已超越了交通要道原本的意义，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线，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纽带。

作者“踏春”，赏的是文化根脉。那些看似细碎的发现——枫香与枫树的区别、马蹄印的成因、“庾”字的溯源，都是与历史对话的密码。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这样的行走与书写让我更觉珍贵：它提醒我们，每一条古道都藏着山河记忆，每一次驻足都能听见历史回声。当春风再拂梅岭，新花会开，新的足迹也会踏上碎石路，而古道承载的文明与精神，终将这样的古今对话中保持着鲜活。

## “给时光以生命”

□赵璐洋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三(18)班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时光马不停蹄，将一切抛在身后。生命难免迷茫，沉思于如何与时光相处。但哲学家帕斯卡尔说：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他似乎早已为我指明方向。

给时光以生命，意味着要将生命中的激情与行动倾注于无情的时光，从而让时光有了生命的温度。当时光有了灵气，生命也便添了意义。梁思成热爱建筑，他走遍中国去考察古建筑，“择一业，终一生”。他的生命历程确实为时光增色，而他所倾心的建筑，也成了生命的丰碑，凝固了时光。再看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接续奋斗，让浩瀚银河的点点星辉变成航天

史上永不熄灭的记忆光点：一个个普通工作者的爱岗敬业，让平凡的容颜在时光中越发光彩照人……刘慈欣在《三体》中写道：“给岁月以文明，给时光以生命。”正与帕斯卡尔的话遥相呼应，共同诉说着将生命融入时光的宏大价值。

我由此想，如果我们只是给生命以时光，将光阴堆砌、消磨、浪费掉，生命难免扁平。但现在不少人盲目内卷，用时间去“堆砌”科目成绩，难道也能堆出生命的分量？还有一些人盲目摆烂，用时间去“水”生活，以为这样就能消去生命的压力，难道这也是给时光以生命？不，这些当然都不是明智之举。只有当越来越多鲜活的生命不

再机械地消耗时光，而是纵身跃入时光的洪流，努力让自己发光发亮，时光才有了生命，不再是飞驰而过的冷漠客体，而成了集体记忆的生动载体。

其实，时光与生命，本就是一个精妙的结合体。给时光以生命，就像潭水有了藻荇，山川有了草木；而那藻荇与草木，也在潭水的滋养、山川的承托中茁壮生长，因此生生不息。

我并不是否定要“给生命以时光”，只是拒绝机械地堆砌、恣意地挥霍时光，我也不否定时光对于生命的意义。有些时候，你就是得慢，得等，得让时光去沉淀生命的厚度。就像故宫钟表修复师王

津，39年只修复了200多件钟表，可那一根根从容的指针，无一不精准地指出他生命的刻度；正如八步沙林场上，六老汉，三代人，用近40年时光植树治沙，将一圈圈年轮融入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被动地等待时光的眷顾，而是在时光中孜孜不倦地主动追求，用生命赋予时光以光彩。

至此，时光之河中流淌的，不再是无情之水。如果我们能抿上一口，它一定是带着咸、带着涩，甚至有些腥的——那正是汗、泪与血的味道，正是它们在诉说着我们生命的来处，印证着文明的征途。（指导老师 邱海林）



方向  
图/新华社

□林伦伦

## 新加坡的“潮人潮语”

访问新加坡的几天，我看到了母语方言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继续传承、弘扬的希望，心潮澎湃，写下几句随笔。

### 1

新加坡是个华裔为主（约占75%）的多语言和多方言的国家。据新加坡政府202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字，华裔的第一方言群体是福建（闽南）人，约占40%；第二方言群体是潮州人，约占20%。按常规道理，潮州人是以一口母语潮州话为有声标识的。文学一些的描写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话。这话放在半个世纪以前，一点都没错。潮州话曾经在被称为“小潮汕”的泰国曼谷市、被称为“小汕头”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和新加坡等一些城市是流行语言，并且与泰语、马来语等双向奔赴、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潮州话一句往住可能出现好几种方言词，有啰喱（lorry，汽车）、巴生（percent，百分比）等转借马来语的英语词语，也有交寅（结婚）、舒甲（偏偏要，愿意）等马来语词，还有淡薄、会使等福建（闽南话）词语，这些词在潮州话的句子中很常见。这便是一种带有南洋风味的潮州话。1940年，著名南洋史专家许云樵教授在他的《十五音研究》一文中，对这种特殊而有趣的语言现象作了描写和研究。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推广英语和华语（普通话）以来，现在新加坡人的英语和华语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普及。无论是什么方言族群，英语和

华语都是主要的交流语言，方言通常只在方言族群会馆、姓氏宗亲会馆等聚会场合有限使用。

### 2

我这次到新加坡访问，专门对10个60岁以上的会馆领导、企业家和其他职业人员的家庭、家长做了随机的口头访问，答案基本是相同或者相近的。现在六七十岁的会馆领导大部分是第三、四代华人，他们都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南洋腔”潮州话。但他们的子女，就只能听个七七八八，能说几句，但结结巴巴的，平时也就不说潮州话了。到了孙子辈，尤其是2000年后出生的，基本上就是讲英语和华语，不讲方言了。除了个别家庭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特别强调母语方言的教学，使家庭成为了母语方言学习和传承的最后一座堡垒。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家李子玲教授对此现象作了深度调查，发表文章《阿嬷的语言：衰退中的新加坡潮州话》，提出潮州话濒临消亡的担忧，令人警醒。

于是，新加坡的有识之士，上到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方言族群社团负责人，下到热爱母语方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青年，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抢救式保护和传承潮州话的行动。新加坡八邑潮州会馆，每周三都举办潮州话培训班，分基础班和提高班两个级，由新加坡国家电台原潮州播音主持人林仰忠老师担任教师。林老师自编教材，教学语言用潮州话，辅以华语和英语，并使用广东省教育厅部门1960年公布的《潮州话拼音方案》进行拼写教学，效果不错。

有些潮州话教学活动生动活泼，教学效果好，值得推广。新加坡著名诗人和音乐家郭永秀老师就把潮语歌谣谱成潮语歌曲进行教学，不但受到少年儿童欢迎，不少带孙子、外孙来的阿公阿嬷，也跟着学着唱起来了，气氛热烈。2019年广东电视台拍摄《童唱岭南》纪录片时，曾专门到新加坡拍摄了郭老师的教学现场，画面感人。

### 3

新加坡潮人对母语方言保护、传承的热情让我感受最深。尤其是中青年人的积极行动，让我看到希望。

陈嘉琳本来是一位银行高管，因为热爱母语方言和潮州文化，她辞掉待遇优渥的职位，组织起一个“潮州文史学会”，联络了一帮同道中人，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醉花林俱乐部等潮人社团组织前辈的指导和支持下，搞起了潮州文化文物搜藏、“来拼潮州话”潮州话比赛、“潮语推手”、潮州方言与潮州文化讲座等活动。“来拼潮州话”潮州话比赛至今已经搞了六届，参加者有数百人，直播流量上万，影响不小，大大提高了新加坡潮人学习、传承潮州话的兴趣。我这次在醉花林俱乐部讲了《潮语俗谚：潮人的生活智慧和处世哲学》，也是为了让新加坡潮人更加深入地了解潮州话的文化价值，从而激发大家学习、传承潮州话的兴趣和积极性。

还有些民间的潮州话教学活动是青年人在网络上进行的。王锦胜是汕头大学传媒学院的硕士留学

生，他太太也是汕大传媒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这小两口办起了一个叫做“潮铺”的网站，用英语和拼音教学潮州话。为了鼓励和支持他们这种学习和传承方言及其文化的行动，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谈了方言教学的应用价值和文化意义。像他们这样的有识青年，在新加坡有不少，我访新期间，潮州文史学会组织了一个“潮语推手”座谈会，来了四位年轻人，互相交流了在学校和网络上教学潮州话的做法和经验。

在新加坡南华潮州社属下，有一个“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现在的负责人是一位揭阳籍的青年人郑然，正在组织领导一些年轻人对杨启霖和陈传忠先生捐赠的这些文物和藏书进行数字化处理。这批资料，涉及潮州社团、潮州话和潮州文化的不少，实属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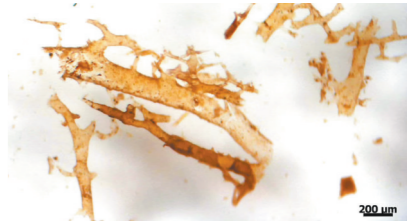
在新加坡澄海会馆，我又一次与几位研究潮学的老朋友晤面：专门研究新加坡华侨华人的国立大学中文系李志贤教授，专门研究侨乡历史和族谱的香港中文大学蔡志祥教授，陈慈贻家族第五代传人、著名收藏家、艺术家陈克湛先生。他们都是热爱潮汕家乡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辈。还有位最活跃的青年文书刘逸，是老家澄海中学2007届的毕业生，对潮州话和潮州文化也很感兴趣，为了主持澄海会馆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她让我教她朗读60年前澄海会馆成立的会长致辞。这篇致辞是文言文，现在的年轻人用潮州话读起来，真的是有点难。她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跟我学，最后还让我留下录音，以便我走了以后她仍能继续跟读。青年人的这种认真和敬业，精神可嘉。

## ○恐龙化石中发现残留血液蛋白，真的能复活恐龙吗？

英国学术期刊《皇家学会会报A辑》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宣布在霸王龙与加拿大短冠龙的化石中发现了血液蛋白质的分子痕迹。这一发现为原始生物材料能够保存数千万年提供了有力证据。

但研究团队此次发现的是只血红蛋白，而非恐龙的血液。当然就算真的有恐龙血液，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复活恐龙。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完全突破了常规，简单来说，化石中几乎无法保留下动物的软组织，这次能发现极少量软组织，可能主要得益于化石形成时的特殊保存环境。

事实上，这也不是人类第一次在恐龙化石中寻找软组织结构。早在2005年，美国古生物学家玛丽·施韦策就在霸王龙骨骼化石中找到了一团软组织，其中的蛋白质纤维结构清晰可见。但研究



化石中提取到的血管组织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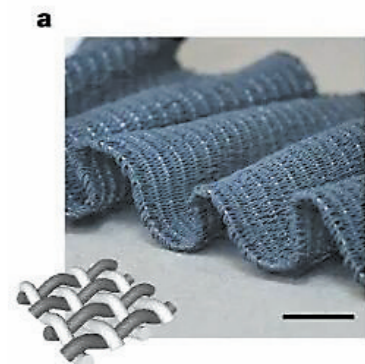
人员早就证实，目前来看，从化石中提取DNA来复活恐龙还是遥不可及的。因为DNA的“保质期”实在太短了，在漫长岁月中早已断裂，无法复原。

但古生物学家们的相关研究并非是想复活恐龙，而是希望能发现生命的物质遗迹如何在漫长的地质时间中得以保存，并从中揣测出我们无法重现的史前故事。

## ○科学家研发出“有智慧”的布料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最近发表了一项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一种能够对磁场方向与大小做出精准反应的“向量刺激感应磁流变纤维材料”，实现了布料在磁场下的定向弯曲、硬化、剪切与线性运动。

该技术有望应用于智能服装、软体机器人、可穿戴触觉设备等领域，标志着智能纺织品从“感知”迈向“响应”。这项研究的突破之处在于，纤维材料不仅能感知磁场的强弱，还能识别其方向，并做出对应的弯曲、拉伸或硬化动作。这种布料能通风、能抓取、能模拟触感。研究人员用它制作了一款自适应抓取器，甚至能轻柔地抓起



有“智慧”的纤维织物(论文作者模拟图片)  
豆腐、活虫、薯片等易碎物品，而不会造成损伤。

(江海 整理)